

亲信

吴国恩◎著

北京日报报业集团
同心出版社

QINXIN

与《沧浪之水》《梅次故事》《位置》并称为四大小说



与《沧浪之水》《梅次故事》《位置》并称为四大小说

亲信

吴国恩◎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亲信/吴国恩著. —北京: 同心出版社, 2009

ISBN 978-7-80716-785-3

I. 亲… II. 吴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044546号

亲 信

出版发行: 同心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南小街6号楼303

邮 编: 100010

网 址: www.bjd.com.cn/txcbs/

电 话: 发行部: (010) 65255876 65251756

总编室: (010) 65252135

印 刷: 武汉市首壹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版 次: 2009年4月第1版

印 次: 2009年4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: 700×1000 1/16

印 张: 20.75

字 数: 350千字

定 价: 32.00元

同心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,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苗眼看世界(代序)

王跃文

一个夏夜，吴国恩同几个文学朋友到我家聊天。我家屋顶有个大阳台，种着些花木。记得天上还有月亮，隐约听得虫鸣。泡上几杯清茶，话题就海阔天空了。听说吴国恩八岁之前不会讲汉语，我颇为好奇。苗语同汉语的区别，大概不是方言同普通话的区别。吴国恩的汉语，应该是他的外来语。他如今用汉语写作，思维应是苗语吧。苗语是他的母语。他同外界的交流，得不停地把苗话翻译成汉语。

我想这是件很有意思的事，他的写作是否也具有某种不同寻常的味道呢？不久，我读了他的中篇小说《寻找诗人夏天》。这是一篇很有生命质感和诗意的小说，质朴而深情。我发现自己的臆想似有道理，他的小说语言，他眼里的外界景象，都是“翻译”过的。那是一个湘西苗人眼里的世界。

那个夏夜，我怂恿他唱苗歌，得是原汁原味的。吴国恩有些腼腆，终于没有唱。倒是听他说了自己的经历。他曾背着瓦匠行头游走四方，见识过很多人间故事。听他自己讲述，《寻找诗人夏天》已不是一部单纯的小说，似乎是关于他自己的一个寓言。他凭着原始的手艺，顶着烈日远走他乡，寻找一种说不确切的東西。我小时候见过他那样的瓦匠，制瓦坯的工具像个没有底的小木桶，揉得很黏的黄泥巴贴在上面，一边转动一边拿木片儿刮得光溜溜的。无底的木桶和刮瓦泥的木片，自然都有专业的名称，我叫不上来。吴国恩叫得上，他知道很多乡野的东西。

我也是乡下人，却过早地离开了土地。我羡慕吴国恩有那么丰厚的民间生活，有那么多田野行走的历练。何况，他还有一个神秘的湘西苗家。曾于某处见过湘西黄永玉先生的题词：苍崖之滴，汇于潭渊。我立马想到了湘西的山水，那必定是鱼龙潜跃之地。我对吴国恩说：你就写你自己的生活，那是别人没有的东西。

我没想过他的写作会同别人交叉,别人走不进他的世界去。他有能力把苗语镜像破译成汉话,别人没法把汉话下的滚滚红尘解释成苗语。然而大大出乎我的意料,他写了这部《亲信》。

我动摇了原先对吴国恩的认识。可我读了这部小说,发现自己最初的印象仍有道理。小说的主人公陈默,一个形似湘西边陲小城的草莽,很偶然地混迹于省城,渐渐进入权利场。小人物固有的狡黠、生存的本能、草根之族的耐劳,叫陈默看似如鱼得水。吴国恩的小说不写所谓的大事件,日常生活娓娓道来,绵密而不琐碎,从容而不拖沓。我总觉得,小说故事的日常化更能揭示生活的本质。我们当然未必要求所有小说都必须写出生活的本质,但浮在表面的轰轰烈烈的小说并不是好的。陈默虽是小说的头号主人公,但他同时也是万象百态的看客。他慢慢学会了角逐,也渐渐接受了雕琢,同时咬牙忍受着剜心之痛。然而,权利是位严酷的教主,它会随时清理门户。作为看客,他目睹了身边各色人等的沉浮荣辱;而他的夫人却又是他的看客,满含泪水地看着他偃旗息鼓。人生何尝不是互为看客呢?看别人的生活,或许就是一种翻译。

我记得吴国恩也曾去往省城,有着同陈默类似的经历和境遇。我不能确知吴国恩在省城有过怎样的故事,只知道他后来回到了湘西,似乎有些黯然。

他的乡贤沈从文先生写过一句话:一个士兵,要不战死沙场,就是回到故乡。

去楚西市履新的那天早晨,陈默怀着一种很复杂的心情,早早来到了杂志社编辑部。同事们都还没来上班,昨晚编辑部给他开了一个欢送会,大家都喝得有些醉,估计今天是要集体迟到了。

陈默倚在窗口边,朝外面眺望。从杂志社所在的那层楼往下面看,可看见荷花胡同七弯八拐地在高楼下蛇一样游动,也可以看见稍远一点的五一大道川流不息。再远些,海面像晾晒着的一匹锦缎,在太阳下波光粼粼。

多么壮美的景色啊。陈默感叹起来,感到无比的留恋。

三年来,每天上班前他总要靠窗口,迷醉地朝外面看上一会,才强制自己坐到稿件堆积如山的办公桌前去,开始一天的工作。那段时间,他是越来越腻味这项编辑工作了,整天埋首于故纸堆中,策划主题,联系作者,看枯燥无味的论文,改稿,签写稿签,还有没完没了的校对……生活完全被模式化了。很多时候,陈默甚至觉得,这装修简洁的编辑部不啻一个牢笼,关在这泛着油墨清香和故纸气味的办公室里,他不由得要生出一种逃离的欲望,想跳上窗台一跃而下,在这城市上空高高飞翔。

而今,他真的要飞翔了,却对这杂乱的编辑部感到如此亲切和难舍。他做梦也没有想到,这里竟然成了他人生转折的地方。

陈默到这家省委机关刊物来当打工编辑,纯粹是阴差阳错。

八年前,陈默在家乡县委办工作,挂了一个县委办副主任的头衔,分管综合信息。二十多岁的人,能升到县委办副主任这个位置,在那座濒海的小县城里,不说是一人之上万人之下,也多少算个热门人物。陈默名牌大学毕业,在大学入的党,大四的时候就成了组织选调生加入了公务员队伍,分配到那个虽然有些偏远然而矿产资源丰富的县,先当了一年的乡团委书记,就被调到县委办,不到两年又当上了办公室副主任,这样的升迁速度确实不多。大家开玩笑说,照这样的升法,就是升到总书记的位子,也要不了几年。陈默爱好文学,经常在报刊发些小文章,偶尔也在文学杂志发表一两篇小说,属于有才干的人,按时下流行的说法,是“第一坨藕煤”——那个小县的民间幽默家们把干部提拔比作烧煤炉:在职的中层干部是中间那坨煤,烈焰正炽;退居二线的干部是最底下那坨煤,热量耗尽,接着就是被夹出炉外到一边凉快去;年轻有能力,仕途看好的干部犹如最上面的第一坨煤,马上要熊熊燃烧,前途不可限量。可是,升迁到县委办副主任后,陈默就停步不前

了,再也没有往上挪动哪怕半格,八年前一起从事办公室工作的人眼看着都升了各大局的局长,最次也是乡镇书记了,只有他还在原地踏步。

陈默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,官场就像一条暗河,表面上看起来平静异常,暗地里却遵循着自己的潜规则急流翻滚。陈默虽然置身其中,却不得要领,信了有为才能有位的话,上班时候认真工作,写材料,改材料,向上级机关报送材料,下了班,就关在房里写自己的小说。别人都想方设法和领导拉近关系,倒是他像木头一般,不为所动。陈默自以为自己的定力不错,同事们升迁了,临别时不免要鼓励他一番,如果放在别个,心里多少也会有一点酸溜溜,但陈默却不是那样,而是诚心诚意地给升迁的道喜。

可是,后来他发现自己却莫名其妙地被孤立了,别人看着他的目光都怪怪的,好像他八年不挪窝问题出在他自己身上。渐渐地他也听到一些风言风语,说是陈默这个人自恃能写点烂文章,骄傲得很,不把领导放在眼里。也有人说某领导说了,陈默才能是有,可德不够,品行不好。

要说骄傲,陈默承认自己有那么一点,有才能的人多少都有点骄,这没什么不好,陈默承认自己是有一点文人的那种清高的。可是说到品行不好,这就是人格上的问题了。气愤归气愤,他又能找谁论理去?!

陈默就有了想调动一下工作,换一换环境的想法,打了几次请调报告,都给领导的太极推手给推开了,想吵架都没有对象。恰巧他大学时的教授程隐之在召唤他,程隐之教授是国内知名的文学评论家。程隐之告诉陈默,他最近从大学里出来了,到省大型文学刊物《海风文学》当副主编。程隐之教授说,陈默,你是我的学生,我理解你,你的小说写得不错,你不是想在文学界打一片天下吗?你来吧,《海风文学》还需要一个小说编辑。

陈默心动了,确实,从学生时代开始他的人生理想就不是当什么官,而是成为一个小说家,像路遥、陈忠实他们一样,写出属于自己的小说长卷来。恰巧县里正实行人事体制改革,鼓励在职公务员留职停薪下海。陈默就写了留职停薪的报告。

当陈默把留职停薪报告摆放在县委办主任李一光的桌上时,李一光的眼睛差点掉了下来,甚至隔着宽大的办公桌伸出手来摸了摸陈默的额头,看他是不是生病烧糊涂了。在李一光看来,县委办副主任虽然不是个什么官,可它也是年轻人挤破头都想进来的地方,陈默却提出了留职停薪的申请,不是有病是什么?李一光找陈默谈了两次,见陈默态度很坚决,也就在报告上签了字。

就这样,陈默来到了省城。陈默后来反思自己的这次决定,觉得那是一种必然,是闪闪发光的理想与充满烟尘味的世俗的冲突让他做出了那样的

决定。可是，事情就是那样的不可预测，他到省城后，工作还没有落实，程隐之却突然辞去了《海风文学》常务副主编的职务，去了海南。据说程隐之是因为和主编意见不合一气之下辞职的，事情发生得很突然，陈默一下子被搁在了二梁上，进退不能。

陈默开始了找工作的艰难历程，整整三个月，奔波于各人才市场。开始，他怀揣着自己发表的小说一家一家上门到文学刊物自荐，他钟情于纯文学，所以对纯文学刊物也就觉得高出别的刊物一等。可是，这种类型的自荐十有八九是吃闭门羹，有几次刊物的副主编出面接待了他，看完他的作品，最后却是惋惜地告诉他，编辑部没有缺编，文学杂志现在举步维艰，养活不了几个人。后来，他就退而求其次了，到一些小报和生活类杂志应聘，到了这些杂志，他才感觉自己真正是老了，现在的娱乐性报刊的编辑记者们都是一些染着黄头发，穿着时尚的半大孩子，夹杂在他们中间，才三十出头的他竟然那么深刻地觉得自己是老了，有了一种自惭形秽的感觉。

正当他走投无路的时候，程隐之教授从海南给他打了一个电话，向他表示歉意。程隐之说，陈默，你就好好当你的公务员吧，不要出来闯荡了。当听说他已经留职停薪，而且三个月没有找到工作的时候，程隐之无比歉疚，说，倒是我害了你。他安慰老师，说，不要紧的，我自己也想出来，见识一下社会。程隐之说，那好吧，我们加强联系。

十多天后，程隐之又打了陈默的电话。程隐之告诉陈默，他的同门师弟张啸现在是省委办公厅副秘书长，省委机关刊物的主编。他已经把陈默的情况告诉了张啸并作了推荐，张啸同意和他见一面，考察一下。应了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古话，陈默试着给张啸打了个电话，张啸同意见他。那天，他们只谈了一个小时，张啸对他的才华非常赞赏，录用了他。

从那以后，他就成了这个省委机关刊物的一名打工编辑，一干就是三年。

他没有想到，他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变化，仿佛冥冥之中有一双手，掌握着他的未来。

半年前，张啸从省委办公厅下到楚西市任市委副书记，代市长。张啸上任前，曾和他作了一次谈话，张啸开门见山问，陈默，我要走了，你有什么想法？他只是笑笑，不知道怎么回答好。张啸又说，一起走吧，怎么样？你是楚西人，原来就是西县的县委办副主任，回去顺理成章。张啸没有等他表态，拍拍他的肩膀走了。张啸说过了也就说过了，半年时间都没有什么消息，他偶尔也打张啸的电话问个好，两个人似乎都把这事儿给忘了。

没想到，半年之后，张啸给他打来了电话，说他的工作调动解决了，直接从西县调到楚西市委办，当副主任。接到电话，他整个就像做梦一般，副科到副处，跨了整整一级！这一级，在县里就是再顺当也要爬个三五年，要是不顺呢，恐怕一辈子也爬不到！真应了古话说的，宰相家奴，小国丞相啊。

陈默在窗口前站了一会，估计大家都要来上班了，于是转身走出了编辑部。

楚西市委办来接他的小车早已经停在楼下了。他也没有什么要打理的，要收拾的昨天已经收拾好了，一大箱书，几件衣物，出租房里的铺盖，编辑部的同事们建议留给房东算了，陈默舍不得，用报纸包好，塞在小车的后备厢里了。还有就是——这是一个崭新的钓鱼包，里面是一些和包一样崭新甚至还没有浸过一次水的钓具——这是他的朋友马宁给他的礼物，马宁是《海钓世界》杂志的编辑，出了名的钓迷。听说他要下去任职，下去的又是一个毗邻海边的地区，马宁特意给他买了一大包钓具。马宁说，陈默，你这一去，是入了名利场，我没什么给你的，给你这些钓具，没事时钓钓鱼吧。

马宁话没有说明，但其中用意，陈默还是听得出来，马宁是要他把名利放淡泊一点。

陈默下了楼，刚从电梯里走出来，手机就响了，掏出来一看，熟悉，是西县县委办的号码，陈默苦笑了笑，心想，他调任楚西市委办副主任的事肯定已经传遍西县了，如今这信息时代，还真没有什么能保密的。

陈默揭开手机盖，就听见李一光的声音，喂，陈主任，祝贺祝贺！你小子升了官也不给老哥我打个电话。陈默笑着说，升什么官啊，还不是为领导服务。说着，自己也吃了一惊，这话怎么听着都是套话，以前自己还经常笑别人一出口都是套话，原来人到了一定的份上，说套话是无师自通的呀。李一光问，你什么时候到市里？陈默想了想，说，大概下午吧，下午3点钟左右。其实从省城到楚西市，走高速也就四个小时的路程，走慢点下午一两点钟也就到了。陈默是不想那么急就和李一光见面，好像自己当上市委办副主任还是沾了他的光似的。他知道，李一光决不是惦记着他陈默，李一光只不过是要把他作为一座通向代市长张啸的桥梁罢了。电话那头，李一光却不放弃，说，那行，我等着你，我们兄弟也三年不在一块喝酒了，回来我给你接风。

挂了电话，司机小向已经把车门给他打开了，说，陈主任，上车吧。

小车缓缓地驶出院子时，门外已经陆陆续续有人来上班了。陈默不想被熟人看到，不然，又得费一番口舌，说一会儿客套话了。于是对司机说，向师傅，开快一点。司机善解人意地踩了油门，小车一下子提了速，把那个自动控

制门远远地抛在了后面。

陈默掏出手机，给张啸的夫人彭桂枝打个电话，问她要不要一起去楚西看望张啸。电话通了，陈默说，彭阿姨，我今天要回楚西去了，你有什么事要交待吗？彭桂枝说，是小陈呀，我没有什么要交待的，麻烦你帮我照顾好老张，倒是园园说她想去楚西一趟，你给她打个电话吧，要是她想去，你就接她一起去，路上也有个照应。

陈默愣了一会儿，才去按手机键。张园是张啸和彭桂枝唯一的女儿，大学刚毕业，在省设计院工作，学理科的，却爱好文学，写了很多诗和散文。知道爸爸手下有一个作家，就抱着自己的作品找到了编辑部，要陈默给斧正斧正。一来二去，两人就熟悉了。前些天张园还缠着他说要跟他一起去楚西看看，陈默不答应，怕的是引起不必要的猜疑。现在彭姨亲自说了，他也就不好推了。

去省设计院。陈默说，小向点了点头，小车掉过头去，很快就来到设计院门口了。小向泊好车，陈默就给张园打电话，说，张园，在上班吗？张园因为前些天陈默不肯带她去楚西，气还没消，带气说，不上班能做什么？陈默笑了起来，说，你不去楚西了啊，你不去我可一个人走了。电话里传来张园孩子气的声音，说，真的啊，你在哪儿？陈默说，你伸出脑袋来看。果然，从五层楼的一个窗户里伸出一个毛蓬蓬的脑袋来，张园朝他扬了一下手，很现代地嗨了一声，脑袋就缩进去不见了。

一会儿，张园就出现在设计院那造形别致的大门口里，张园对他笑了一笑，一手拉开车门，说，走啊。

就这样走？陈默说。

不这样走还能倒立着走？张园调皮地做了个鬼脸。

我是说你也不做点什么准备，毕竟那么远的路。

有老爸在那里啊，笨。

陈默暗暗摇了摇头，上了车，和张园一起坐在后座上，让副驾座空着。张园满意地膘了他一眼，笑了。上了高速，小向放起了DV，是一首萨克斯风《回家》，听着轻柔的音乐，陈默脑子里冒出一句古词来，宝马雕车香满路，竟然有了点衣锦还乡的感觉。

2

快到楚西市时，张园给她爸爸打了一个电话，说，爸爸，我和陈默哥一起

过来了。张啸说，园园，我在县里搞调研，你们到市里后先找个地方住下来，我明天才回市里。末了，张啸还特别交代说，不许麻烦市里啊。

张园撒着娇，对爸爸嗲声嗲气嚷，知道啦，爸，我爸是个清官，我不会给我爸脸上抹黑啦。

陈默听着父女俩的电话，不由得暗自发笑。张园挂了电话，转过脸来说，笑什么？陈默就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，说，园园，听你和你爸撒娇的样子，还真以为你是个小学生。

张园也笑了，说，女孩子就是撒娇的嘛。

陈默说，等你嫁出去了，看你还向谁撒娇。

张园噘了他一眼，说，这个不用你操心，反正到时候有地方撒娇就行了。

小车一进入楚西市，陈默就不知道要到哪儿去了。按说他是本地人，原来在县里当着副主任的时候，并不少到市里来，但这几年市里变化特别大，高楼林立，很有一点儿大都市的味道了。更重要的是，陈默在市里的确没有什么熟人，更谈不上有朋友，原来在县委办的时候，也和市委办的秘书们打过些交道，但那是工作上的交道，确实谈不上什么私人交情的，再说，三年了，原来的市委办秘书们说不定早就调了。

陈默想了一下，说，园园，先给你找一个地方住下吧，怎么样？张园问，那你呢？陈默说，我先去市委办报一下到。张园说，正好，我也想去看看我爸爸工作的地方。

陈默没想到一到市委大院，刚下车，迎面就碰见了李一光，李一光一定是等了半天了，而且还做好了继续等下去的准备，这人的缠劲儿还真是修炼到家了。陈默想起自己说过下午才到的，如今却早到了几个小时，不觉就有了一点尴尬。

李一光却不以为然，迎了上来亲热地擂了他一拳，说，陈默，你狗日让我好等。

陈默连忙堆上笑容，握着李一光的手说，李主任，陈默姗姗来迟，让你久候，有罪有罪。

李一光笑着说，知道有罪啦？等一下可要罚酒呵。

陈默苦笑了笑，打消了去报到的想法，显然，带着李一光去报到是不妥当的，而看李一光的架式，要打发掉他，绝不是容易的事。

陈默想，跑了几个小时，肚子确实也饿了，不妨吃这个冤大头一顿。想着，就笑着说，要不是奔着你这顿酒来，还真得下午才到，到哪儿吃？我们还

真是饿了。

李一光没想到他这么爽快，有点喜出望外，连忙说，上车上车，你们跟在我的车后面。说着，李一光上了自己的车，两台车一前一后出了市委大院。

在去餐馆的路上，张园问陈默，刚才那个是什么人？陈默说，是我原来在西县的上级，李主任。张园笑着说，行啊陈默，衣锦还乡了，连老上级也来迎接了。

陈默笑笑，张园的嘴巴从来不饶人，就是说好话也带着一种讥讽的味儿，像一朵玫瑰，美丽又扎手。

车一会儿停了下来，钻出车外一看，是停在大富豪楼下。大富豪是楚西市最高档的餐馆，是西县一个矿老板开的，餐馆十二层，吃饭、桑拿、按摩样样俱全，第十一层还有一个保龄球场。他们刚下车，矮胖的老板就亲自跑下来招呼，说，李主任，按你的吩咐，超豪华包厢给您留着。

李一光点了点头，说，老七，我来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陈默陈主任，市委办的，是我们西县的老乡。又转过身来对陈默说，这位是大富豪的老板，汇鑫公司董事长陶恢先生，我们把他叫老七，你年轻一点，就叫他一声陶哥吧。陈默点头，还没有来得及说什么，矮胖子说，认识，认识，陈主任高升了，今天这酒算我和李主任一起给陈主任接风。边说边掏出名片来，一个人给了一张，包括司机小向都不落下。陈默仔细回忆了一下，确定自己没有和这个叫老七的见过面，见他礼数这个周全，心想这无非是场面上的客套，当不得真的，就点了点头，说，叨扰叨扰。张园听了，抿着嘴笑，悄悄对着他的耳朵说，酸不酸？

陈默一愣，想着自己的做派，也笑了。

进了包厢，李一光推陈默坐在上首，陈默不肯，两个人推了半天，张园说，都那么客气呀，我坐。说着一屁股在上首坐下了。

陈默看张园那个神气，刚要说什么，李一光开口了，李一光说，正是这样，今天我们这里只有一位女同志，女士优先。

李一光这么一说，陈默也不好再说什么了，再说，看张园那个神气，只怕也撵不动，于是就在张园旁边坐了下来，老七和李一光对面坐着，两个司机坐在下首。

菜很快就上来了，很丰盛，陈默心想，这一桌子菜应该老早就做了准备的，不然不会那么快，心里不由得对李一光有了一丝感激，抬眼向李一光看去，正碰见李一光笑咪咪的目光。

李一光似笑非笑地觑着张园，又暧昧地看着陈默，说，陈主任，也不介绍

一下？

陈默说，我的朋友。话没说完，张园就主动把手伸了过去，自我介绍说，彭园。李一光连忙握着她的手，握了一下就放开了，说幸会幸会。

陈默看了张园一眼，心想她怎么又姓起彭来了？再一想，就会心笑了，张园母亲姓彭，说她姓彭也不会错。陈默这一下子对张园有点刮目相看了，心想这小女孩别看平时嘻嘻哈哈，其实还是有心机的。

吃饭时，叫老七的矮胖子叫上酒，五粮液，陈默说自己不吃酒，免了吧。李一光说，那怎么成，说好了的，为你接风洗尘，没有酒怎么洗尘？老七也说，那是那是，陈主任不喝酒，是不是看我俗人一个不起？

话说得重，陈默也就不好拒绝了，服务员过来倒好酒。李一光又亲自给张园倒酒，陈默想劝阻，不料张园倒是微笑着接受了。

喝酒的过程中，大家杯觥交筹，气氛很是热烈。

陈默一边和李一光他们周旋，一边心里揣摸着，李一光一大早来接他，决不是专为他接风洗尘来的，实话说，在酉县县委办几年时间，他和李一光的关系不好也不坏，也就是平平常常的上下级关系。官场无私交，大凡在官场上历练过的，都知道人与人之间也就是一个互相利用的关系，同事、熟人间平时都处理得不远不近，若即若离，怕的是山不转水转，某一天会用上别人。怀着这样的想法，陈默喝酒时就动了心眼，前三杯酒过去后，后面的都趁人不注意吐到茶杯里去了。陈默倒不是怕李一光求他办什么事，李一光毕竟是县委常委，在县里的事是不需要他帮忙的，而且，他才回来，位置不过是一个副主任，也帮不到什么忙。大不了，李一光不过是想通过他攀上张啸罢了。给张啸介绍一下李一光倒也没有什么，主要是他目前还不知道张啸的想法，怕引起猜疑。

一顿饭吃了两个多小时，李一光 and 老七都有点醉了，陈默虽然大部分酒都吐掉了，也有些昏昏沉沉的。张园也喝了几杯，眼睛里水汪汪的，更显得妩媚。饭后李一光又要请大家去泡脚按摩打保龄球，陈默说，散了吧，来日方长。李一光也不坚持，说，陈默，回酉县去不，要是回去，我们一起走？

陈默想了一想，说，明天要报到，报到了再说，回到酉县来，少不了要叨扰老领导的。

李一光说，陈默看你说哪里去了？你本来就是我们酉县县委办的人呐，如今衣锦还乡了，还能不去我那儿看看？说好了呀，要是你回来不告诉我，别怪我下次见面时抽你。

陈默说，哪能呢，这样吧，报到后估计再怎么也要给我几天假，到时我一

定先打你电话。

李一光笑着说,这才对头嘛,我们就先回县里去了,回来就联系我。

送走了李一光后,老七还黏在陈默他们身边,说,陈主任,我去给你开个房间,你们就在这里休息了吧。

陈默连忙说,谢谢七哥,我才回来,还是先去报到的好。老七也不过分挽留,礼貌周全地把他们送出了大门,笑着说了再见就进去了。

陈默他们上了车,等车开出了好远,陈默才问司机小向,市委、市政府有没有招待所。小向说,有个市委招待所,只是修的时间长了,条件不怎么样,现在市里四大家来客一般都不安排在这里住了。

陈默说,既然市委有招待所,那我们就去市委招待所吧。

到了招待所,小向去登记了房间,也没有问陈默和张园,就登记了两个单间。陈默觉得小向这个人一路上嘴巴把得很紧,沉默寡言,办事却很在行,心里不由得对他有了好的印象。

把行李什么的搬进去后,小向就告辞了。张园喝酒兴奋,不肯到自己的房间去,就坐在陈默的床上和他聊天。不知怎么的,说着说着就说到李一光来了。

张园说,你们那位李主任,这个人不简单。

陈默问,怎么个不简单法?

张园说,这是个有耐性的,这世界上无论做什么事,都是怕那些有耐性的。

陈默就明白了,张园是说李一光特地来给他接风洗尘,却什么要求都没有提,做的是放长线钓大鱼的生意。陈默笑笑,说,他的耐性对我有什么用,我又不是什么大鱼,还费那么多心思做什么?

张园笑着说,陈默,你是装傻不是,你是张大市长的亲信,这是他们最现实的利用价值。再说,你既然深得市长大人的喜欢,前途必定一片光明,你是潜力股,也不失为一种有前途的长远投资呀。

陈默笑了起来,说,张园,在设计院还真是屈了才了,你这一套是哪儿学来的?张园吐了一下舌头,说,一半是悟,一半是跟书上学的。

陈默笑着说,又胡说了,哪儿有这样的书。

张园说,亏你还是搞文学的,现在畅销书都不知道。你没听人说当官有三大宝典?

陈默说,这我还真不知道。张园说,《厚黑学》、《曾国藩》。陈默忍不住大笑起来,其实他心里想张园铁定要举出这两本书,果然。《厚黑学》他没有读

过,后一本还是读过的,当着小说来读,觉得写得很好。

东拉西扯了一会儿,彼此再没话了。陈默才感觉把张园一起带来是一个错误,孤男寡女的,很不方便。说起来,陈默其实也知道张啸并不反对张园和他交往,彭姨甚至还希望他们俩在一起,每一次他去张啸家里,彭姨都要把张园叫回来陪他,说是年轻人有共同语言,这话怎么听都有一点暗示的意味了。陈默对张园也颇有好感,张园聪明,漂亮,虽然也有一点城市女孩的那种另类,却也知冷知热。不过他从来没有把张园当女朋友的想法,他想像中的女朋友是相貌可以一般,但性格必须温柔可人,不是那类野蛮女友型。

另外,他调到楚西市委,别人都知道凭的是张啸的关系,要是他和张园有点什么了,别人会怎么想呢,还不把他陈默当成趋炎附势之徒?从文人的那一点孤傲来说,他是不希望别人这样去看待他的。再说,他理解张啸的为人,张啸为人正直,如果他和张园处了对象,不但不会对自己的前途有丝毫利益,怕只会让张啸在提拔他上面有了顾忌。

陈默正想着心事,张园说,大主任,在楚西市这里,你是主人,怎么着也得带我去逛逛街吧。陈默说,逛街?也不看看你脸上,喝酒都喝成红脸关公了,怎么上街?张园从小坤包里掏出一个小镜子,照了照,果然脸红得像烧了一炉火,含笑说,还真是那么回事,今天就饶过你了,明天可一定要带我去逛街啊。

3

从县里调研回来,楚西市代市长张啸回到自己在军分区招待所的临时宿舍躺了一会儿,松弛一下疲劳的身子。半个多月的调研,说是调研,其实也就是到各县走一走,认认人,沿途听听各县市的工作汇报。十多天时间走了十二个县市,行程安排得太紧了,车马劳顿,他确实感觉到有些疲乏。

刚躺下,手机就响了,是女儿张园的电话。张园说她和陈默从秦镇回来了,已经在路上,要爸爸给他们接风。秦镇是市里的一个景点,据说是秦朝时的古镇,三面靠山,一面临海,近些年秦镇在开展城镇建设时,又挖到了一些古墓,出土了一些青铜器和竹简,声名大振。张园和陈默一起来时,因为他下县调研一时半会回不来,就建议她和陈默两人去秦镇看一看,反正女儿也是学建筑设计,一看风景,二看建筑,撙草打兔子两头不误事。陈默到市委办报到后,市委办给了他一个星期的假,本来是想回家看看父母的,经不住张园磨缠,只得陪她一块儿去。

张啸立即就起了床，坐在客厅里翻看一本《国史通鉴》等女儿回来。张啸和女儿张园的感情非常深厚，园园从小都爱缠着爸爸，倒不喜欢和妈妈在一起，嫌她啰嗦。在他眼里，女儿似乎永远也长不大，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了，一米七的身高，却仍然像在幼儿园时那样，动不动要骑到他膝上来撒娇。他的床头，放着一张女儿学走路时坐在学步车里的照片，女儿伸着一只手，大大的眼睛乌溜溜的，还没长牙齿的小嘴张得圆圆的，仿佛在甜甜地、奶声奶气地喊着爸爸。女儿长大了，相片照了不少，但到哪儿他都带着这一张，临睡前忍不住把相片拿起来，放到嘴边亲一下，好像能闻到女儿身上好闻的奶味儿。

女儿长大了，到了恋爱结婚的年龄，可是张园却像长不大的孩子，整天嘻嘻哈哈，没心没肺，也有几个和她交往的男孩，可怎么看都像是哥们儿一样，不是恋爱的样子。任何一个父亲的心都是敏感的，尽管园园的母亲彭桂枝天天唠叨，显得很关心女儿，可女儿心里的小秘密只有当父亲的知道。张园心里有人了，这个人，就是陈默。

张啸很欣赏陈默，觉得陈默身上有着和他自己相近的气质，儒雅，干练，敢于任事。还有就是理想主义。

这些年来，理想主义已经成为一种非常罕见的稀缺品质了，高度发达的物质生活，激烈残酷的市场竞争，使得人们身上的物质性越来越浓烈，也活得越来越世俗，甚至市侩。他不是不能把陈默正式调进省委机关刊物工作，如果把陈默调到编辑部，无疑他同时也给自己找到了一个如意的东床快婿，但是，他还是把他给调到了楚西市，让他踏上了从政的门坎，这是沉埋于心底的那种惜才之心让他这样做，在他看来，让陈默在编辑室里终老一生未免太可惜了。

陈默的能力，他是在三年前就认识到了，他在中央党校高级研讨班的毕业论文《后计划经济时代思辩》写成后，他传回编辑部，让秀才们看一看。一个星期后，陈默单独给他传真了十多张纸的材料，贡献了很多观点，论据充分扎实，他不由得对这个年轻人刮目相看起来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从陈默的做法中意识到了他潜在的从政素质。陈默对他的论文有自己的思考，却不张扬，是在编辑部全体人员下班的时候传给他的，说明他懂得内敛，而且善于平衡关系。

那以后，他对这个临时在编辑部打工的年轻人留意起来，这一留意，他就更加坚定自己的想法了，这是一个可造之才。陈默思维敏捷，知识面广，与上下级关系处理得很得体。他沉默寡言，却不惮于任事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没有

文人们的那种率性而为的张狂劲，没有那种洞悉世事的颓废。陈默生活严谨，不吸烟不酗酒，不出入娱乐场所，一有时间就是读书写作。有一次，他不打招呼就去了陈默的出租屋，出租屋里只有简单的几样家具，多的是书，文学，哲学，法学，经济学，都有。虽说不上纤尘不染，但摆设整洁有序。也是这一次“微服私访”，他坚定了自己的看法。

女儿张园对陈默的感情，张啸是看在眼里的。女儿对陈默虽然也是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，但当父亲的一眼就能看出她心里的小九九，女儿不过是用一种假象来掩饰自己对陈默的爱而已。他相信，陈默也喜欢园园，两个年轻人在一起的时候，往往是园园说得更多，陈默说得少。可是陈默对园园的偶尔一瞥，却让张啸看出其中的脉脉深情。

然而，作为父亲，张啸却在心底里预感到，陈默和园园不会走到一起，这两个孩子，像两颗彼此映照着的恒星，光彩交映，却永远不会相遇。当他决定把陈默带回楚西市的时候，他就有了这种感觉，陈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，更是一个胸有块垒的人，陈默不会让自己的仕途更多地沾上裙带关系的嫌疑。

有时候，张啸对于带陈默回楚西市的决定也倍感迷茫，尤其是，让陈默从政无疑会加速他对园园的逃离。他之所以带陈默回来，固然是对陈默的欣赏，也不排除自己在楚西市人生地疏缺乏援手的考虑，尽管陈默回到楚西市只任了一个小小的办公室副主任，其实帮不了他什么大忙。可毕竟，他至少可以有一个会完全为着他去考虑的咨询对象，一个像幕僚似的人物。基于陈默的素质，他也相信，只要给足条件，陈默是完全可以助他一臂之力的。

等了一个钟头后，张园又给他打了一个电话，说是在路上堵车了，可能得一两个钟头才得通。

张啸放下电话，决定去买一点菜，给女儿他们亲手做一顿饭。厨房的一切都是很齐全的，冰箱，电磁炉，砧板，甚至用于买菜的编织精美的筐，完全是居家过日子的样子。张啸不由得对办公室的安排感激起来。在省城时，他很喜欢亲手做一顿饭，炒几个菜，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围着桌子吃，享受着天伦之乐。和他相比，老婆彭桂枝倒成了甩手掌柜。想不到，来到楚西市，还能享受到这种乐趣。

张啸从墙上把菜筐摘了下来，开了门出去。他才来半年，楚西认识他的人不多。如果再过几个月，恐怕他这种喜欢上街买菜和下厨的爱好都不能实现了。

去菜市场的途中，张啸边走边不自觉地陷入了深思。这次对楚西市下辖